

歷代君臣西女略

臣類
七

9
3638
7





80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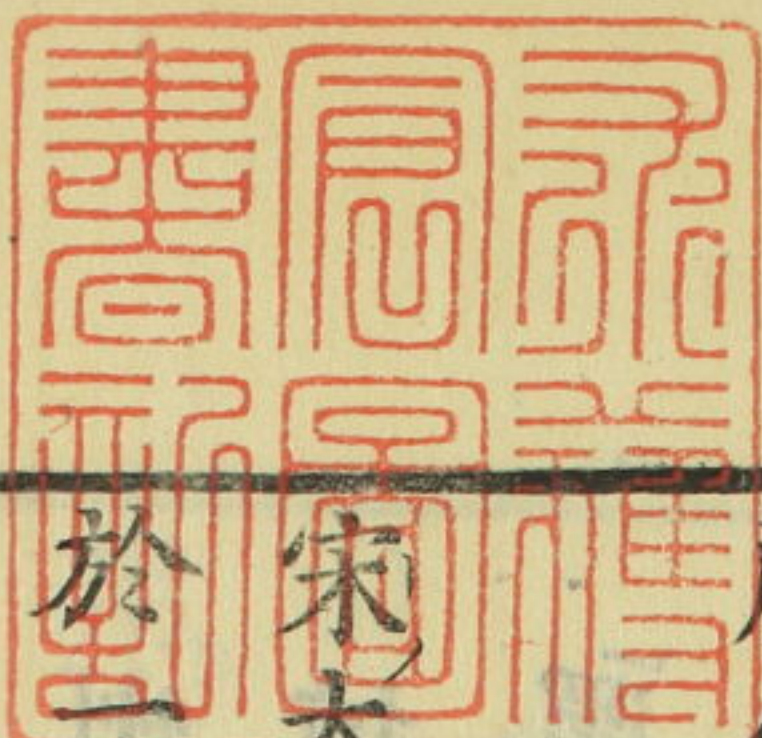
8

4

日 9
門 8
號 3638
卷 7

歷代君臣要畧卷之七

臣類第四



宋太祖時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

○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

子... 卷七

爲誓明白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累世翰卒未久而子孫有爲乞丐者。

○宋史斷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將者武夫也。聖人亦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生殺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曹翰屠江州守將胡則率兵拒守執而腰斬之又忿江民剽掠民家遂屠其城何其慘酷之甚耶。然而天道好還理無不復。白起之喪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史稱翰卒未久子孫有乞丐者亦

足以爲殺戮過當之報。後之爲將者不可不以曹翰爲監而以殺戮爲戒也。

○太宗時李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

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
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
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
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
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
多其伉直

○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
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
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

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按唐則夫皇后謂狄仁傑曰卿
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
者名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
臣之幸也不願知讚者名太右深歎美之蒙正此言
與仁傑同其量因附焉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寇府州永安節度使
折御卿邀擊敗之于河汊後德威謀知御卿有疾
遂帥眾攻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
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
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弃士卒自
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
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州事

○周靜軒曰御卿心宋之誠可謂切矣雖云有疾奮不顧身視其對母之言其君臣之義曉然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御卿無愧焉

○夏州李繼遷叛

李繼善後請降宋賜姓名曰趙保吉

太宗分諸將討

之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帝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帝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帝召君何為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

帝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淳化五年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

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封壽主

○呂氏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至道三年三月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

英明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長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陛率群臣拜焉

○呂氏中曰王繼恩以閹宦而啓禍於內李昌齡以大臣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已合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而不

為扶蘇也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
姦于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于上。而沙丘之事
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尤其知識之
過人也。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其可謂知端矣。

○真宗時西北用兵。西謂趙保吉反。北謂契丹寇。帝便殿延訪。或
至盱眙。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
同平章事李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
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
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
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

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後北
鄙和好。西戎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且講禮儀。治
財賦。力不暇給。追憶沆言。使人即其家圖像拜之。服
其先識。按李沆所謂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
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師孟子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恒
亡之意也。

○羅豫章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
酬。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
形。沆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

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景德元年秋九月契丹入寇。召宰相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有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十一月車駕北巡。既而契丹兵自冀州

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

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

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於是有諸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帝亦不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張時泰曰謝安以奕碁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

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頌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汙左爲念一以畏憚戎狄爲心不能長顧却慮而狙于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譁呼之頃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豈致篡竊相仍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王旦之爲相也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凡以檢校官兼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

○樞密直學士張詠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嘗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矣

○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爲守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

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詠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嘗謂李旼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

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按廉不

四言為一人臣者最宜服膺焉

○真宗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者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仁宗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此宦官近習不敢覬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可謂社稷之臣矣。

○丁南湖曰。王曾諫真宗信符瑞。又諫玉清昭應之建。既乃於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計除丁謂而成仁宗德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謚文正也。

○韓琦字稚圭。仁宗時拜相。帝方倚左右大臣。以經

太平之務。琦自得選勅。群吏百司。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同在二府。帝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

按此孔子所謂和而不同之法。君子後世同官者。要當以三

○蔡久軒曰。自古聖君賢輔。未有不以心相與。以道相孚。至公血誠。對越無愧。而能底於有濟者。有虞盛時。禹皋稷契。相與贊襄。君則恭己任賢於上。臣則同寅協恭於下。元首明而股肱良。股肱喜而

元首起一堂之上。猶春風和氣之襲人。泰和之盛冠絕萬代。我朝慶曆之初。仁祖銳意求治。登用諸賢。而韓琦富弼范仲淹亦皆同心體國。上前爭事。而下殿不失和氣。當時有濟濟相遜氣象。故卒致慶曆之治。庶幾泰和之風矣。

○琦之為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不知。未嘗不言。其啓迪帝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嘗曰。諫止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

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琦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及。琦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按秦誓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琦亦有焉。

○琦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復扶持諸公。復起。皆琦力也。

○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又曰臨事若慮得是則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琦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帝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母亟後誕育皆皇女琦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以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澤流

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則無不可矣帝感悟始

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太祖孫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英宗力辭官

官宮妾勢未便中外危之琦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

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

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

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搖矣帝欣

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太子乃召樞

密大臣諭其事英宗既為太子尚堅卧琦又奏曰今

既為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

屬敦勸帝如其請始就興寧宮琦性厚重未嘗名其

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

○或曰國本之宜登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真西山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春秋四十有內聖嗣未立張述請選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其後范鎮趙抃言之司馬光亦言之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之基於此我祖宗公天下

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高宗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為宗社之計尤登於仁祖也於乎懿哉

○英宗即位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兩宮謂帝與曹太后

外洵懼知諫院呂海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

歐陽脩奏事簾前初帝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乃御殿垂簾宰臣日奏事

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

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

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張貴妃有寵及卒追冊為

温成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后意

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

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為縮

頭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

曰自古聖帝明主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

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

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

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感悟

○龜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魏公既以保佑之

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太子卒也慈聖以慈

稱萊宗以孝聞魏公之功蓋亦偉矣他日門人親

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聖斷

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

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襟量蓋可想見也

○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

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耻

○丘瓊山曰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琦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綱紀則泣血終日不食

按更祖宗法度壞朝廷綱紀蓋指王安石

○黃慈溪曰國朝盛時偉人輩出卓然為之冠冕者韓公范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召為兩府責以蕃月致太平革弊眾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守矣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當危疑艱難他人無所措手足時處之安若泰山國以入寧功成身退三判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契丹貽禍無窮之初尚能極口論列感悟上聽雖卒為小人沮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古無有也

仁宗明道二年春三月太后劉氏崩帝始親政罷
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待羅崇
勲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真宗宸妃李氏實生帝帝
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
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
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
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
簾日事

○康定元年趙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右元孫戰
沒知延州范雍敗由是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

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
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
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
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
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
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我人呼為知州為
老子大范仲淹又大興營由脩堡砦招流亡通斥堠
指范雍也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慶曆三年以仲淹為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
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苟先後久安

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由，厚農桑，備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

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仲淹之惠也。

○仲淹外和內剛，樂善汎愛，自奉甚儉，臨財好施，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氏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

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即世豈天味欲平治天下歟

○吳臨川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

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遺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龍圖閣學士孔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天聖九年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翹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今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

每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於國帝然之
○明道中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帝謀廢郭皇后時
相呂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意遂決將廢
后夷簡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孔道輔率諫
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
母不當輕議廢黜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
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
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
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
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代昏君

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
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
等皆知遠州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
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
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丁南湖曰天聖明道間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
可為一太息也主盟國是者幸有諫官孔道輔等
皆端人正士而道輔尤為稱首及帝廢后引議慷慨
綱常賴以扶植者多矣道輔父勗以清潔聞其
子宗翰以治理著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遺澤

乎

○慶曆五年罷樞密副使韓琦歐陽脩上疏曰杜衍
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
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
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
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
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
竊爲陛下惜之

○初范仲淹之貶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凡逐
群邪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
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
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
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
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
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
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
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
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

乏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待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顧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修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

丁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仕至丞相，嘗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酸，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有術也。

○狄青字漢臣，邠州人。仁宗皇祐中，廣原州蠻，儂智

高反青大敗之。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悉分麾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歛積戶為京觀於城北。積戶封土其謂之京觀戶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獨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

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契丹自晉朝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真宗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盜邊者三十九年。及元昊

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貧而喜功者，遂教其主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叵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奏富弼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邪？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弼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遠

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功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

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爾。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增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旱。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曰。朕為祖宗

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

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
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
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
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虜主曰南朝
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
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
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
執古已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
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

擒豈復有此理哉弼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
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
及劉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弼奏曰臣既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帝從之
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

○黃慈溪曰寇公首決策親征國家獲安靜者三
十九年富公以片言繼折服其狂謀不煩一鏃前
好益堅使王安石不生事擾之塞上之安猶可保
二公之功不其大矣乎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

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
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
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
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
交結黨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遂肆
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羅豫章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者，
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為消長，
雖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無
君子。唯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

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為宜。其職忠佞
雜處，小人在位，則是曠職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
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
唐之亂也，以林父；國忠其亡也，以蔡朴。不可不察
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歟。

○皇祐元年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
時富弼知本州，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
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
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
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

飯餽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周靜軒曰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款有功加官而固辭誠

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矜已語入者豈不爲富弼之罪人哉

○丘瓊山曰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勸借之無其方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強弱聚爲一處則蒸爲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辦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萬之人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

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豈獨一手一足之勞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

○仁宗時司馬光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與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

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

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
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
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
之善政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
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
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
不能支然後願替類而為臣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
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眾
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
搖也於是而有驕惰之情生玩兵黷武窮奢輕侈一日

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
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
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
三曰遠謀其略曰詩曰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間暇
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網繆牖
戶者脩整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
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
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偽之原
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

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

○丘瓊山曰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其中引孔子告魯君之語謂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

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觸類而長之隨機而應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遠探其將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須臾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于心毅然而必致其決凜然而深懼其危如此則脩之廟堂

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誠有如光
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難之有哉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曰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
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
以諷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宋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
起居及為相遼人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
生事開邊隙

○光罷相居洛已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
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聞神宗喪入臨衛士見

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
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
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
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
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久安君惡逆耳之
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
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
千里今陛下新臨太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
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
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

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不
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
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群臣。
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
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
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
極言。詔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光奏言。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
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
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

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
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
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
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史之遷補。皆郎吏之任。
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
察百步者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
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
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
力。疲弊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
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

也

○真西山曰。温公之言。古今之至言也。昔陳平不答錢穀斷獄之問。以為當責之內史。廷尉。唐太宗不以詞訟細務煩宰相。而屬之左右丞。若平者可謂知宰相之職。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

○光初官時。年方冠。遂以天下安危為己任。至是復相。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是歲九月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

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年六十八。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黃慈溪曰。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神宗銳意太平。王安石誤以生財用兵。幾亂天下。晚年議建儲。亦指司馬公為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適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智力所就耳。至

誠動物真儒顯效獨温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
同日語也

○神宗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呂公著上疏曰自昔
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
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思盡誠而變異不
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
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
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
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王正厥事蓋未
有事正而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通英進讀帝留公著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
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

○哲宗即位公著為通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
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
莫先於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于大治者
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
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
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
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斂之略曰昔鹿臺之

財。鉅橋之粟。尚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按謝上蔡曰。為君之道。幾

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

○神宗時。程顥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

○熙寧二年。以顥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聖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

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矣。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業。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智益明。主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

下幸甚。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朱子曰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

○蔡虛齋曰吾民三代之遺也而孝弟忠信之化獨不可行於今乎觀明道令晉城以是教民而民洽其化詩所謂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者其在斯人

歟及其匡君也務誠意悟之而以室欲下士為要
 格心之臣明道其庶幾矣惜乎天未欲平治天下
 而帝偏信安石明道在朝且未幾乞罷矣吁柰之
 何哉

○仁宗皇祐二年程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曰天下之
 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
 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
 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
 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
 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

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
 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
 未之有也

○英宗時顧上書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焉一
 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策非
 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雖用之非責任宰輔
 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
 天下乎三者本也制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
 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
 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

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
之世也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
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
古聖主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蓋詢行考實
人焉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
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
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
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主所
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
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
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
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
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
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
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
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
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
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
所患好之不篤爾

哲宗始司馬光呂公著共疏願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劄子曰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張時泰曰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知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傳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范純仁知襄城縣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後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純仁宰縣時官也

○純仁相哲宗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純仁純仁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純仁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純仁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純仁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純仁永州安置命下純仁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純

仁為近名純仁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自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其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哲宗元祐四年夏權罷講筵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

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又聞禁中覓乳媪上疏曰陛下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

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即出之古之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

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強於學問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饑當衣則思天下之寒則道德為麗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

○八年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少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庶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

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

○張時泰曰：「范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貫日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後群小彙征，端人大說，輒而貽禍。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

○哲宗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監察御史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

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

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丁南湖曰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且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宜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敗尋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且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不謂任重道遠之君子邪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

其計得行將實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尚書左僕射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論益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

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法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

○張時泰曰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也使徽宗移任曾布之心以任伯雨則於初政豈小補哉布徙伯雨為度支員外郎徽宗不得不在其責也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久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

使天下騷然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

之隙也射鉤見史記齊世家斬祛見晉世家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

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今若渝之奈皇夫皇土何後竟罷之

○陳瓘字瑩中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及權給事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

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
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
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秦州

○瓘以忤蔡京竄柳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
東宮迹枕守蔡疑執送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治瓘
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
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
指其為妄則私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
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
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王經臣蒞鞫聞其辭失

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
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平生論
京兄弟皆披擯其處心發露其情惡最所忌恨故得
禍最酷

○楊龜山曰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
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
惜之無敢言者名諫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
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
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
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

串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
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誣先烈沽
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
龜也

○許浩曰蔡京之奸瓘累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
隱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彙言京動搖東宮瓘守
必爲國禍之言而瓘父爲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
也而瓘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爲可
見瓘之事君一惟忠誠而雖正彙不暇顧也徽宗
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奸

臣之勢而馴至於敗亡悲夫

○劉安世忠孝正直取則于司馬光在諫職正色立
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
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爲章惇蔡卞蔡京所
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年既老群賢凋喪略
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
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
以即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
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
之真鐵漢

○崇寧四年婺州教授葉夢得上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帝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

○時童貫權益張與王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稟爲姦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

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之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丁南湖曰諫臣之引帝裾者從古有二焉辛毗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爲篡僭之英雄陳禾引之而宋徽謫之是以爲敗亡之閹弱然宋徽不易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隙之明亦有可取乎曰

漢成輯朱雲之折檻亦謂旌直臣矣成欲旌雲而制于張禹徽欲旌禾而制于童貫為天子者至此可哀也已

○重和元年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于是諤士效忠而儉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官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

王伐獫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恐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

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
與補承務郎後竟為姦謀所奪

○宣和四年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
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
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
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
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
之除昭名編管海州按此後未數年二臣
之先身果有驗矣吁

○五年適英殿說書楊時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
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

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
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
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
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
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
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
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
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嘗罷
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

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欽宗時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

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享上應奉見徽宗崇寧四年王黼事見宣和三年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鳥鷺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蓋祖此說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

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爲學者之惑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

○周靜軒曰安石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僞作三經以箝惑天下之士實萬世之罪人也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揚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邪

○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金人欲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二年遣劉韜等爲割地使如

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信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壽聖寺西岡上編題竄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金人廢帝及上皇爲庶人二月逼帝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

結什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
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
順從明白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
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
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若水在金營
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曰汝爲封
豕長蛇游食上國所需金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土
地害我生靈真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
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柰并累若屬何又罵
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

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
唯李侍郎一人死年三十五

歷代君臣要畧卷之七 畢

